

目 录

题 词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 刘华光口述 郭兆淮整理 (1)

抗日地下斗争回忆

..... 杨允贵口述 杨汉英整理 (16)

战火硝烟中的水利建设 唐元海 (29)

光荣的记忆

..... 高传厚口述 吴克宽整理 (35)

智炸军火车

..... 朱庆义口述 朱锡道整理 (40)

抗日战争时期蚌固文化斗争回顾..... 陈炯 (44)

淮北抗日根据地的西大门..... 郝安 (52)

对日伪军斗争二三事

..... 姚维臣口述 仇建华 吴克宽整理 (57)

暗 斗..... 张从元口述 孟超整理 (62)

老虎山的战斗..... 吴绍衡 (66)

台儿庄大捷和徐州突围散记..... 刘震 (68)

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与抗敌剧社..... 王树培 (77)

淞沪抗战浴血记

..... 李怀盛口述 王若升整理 (85)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安徽省的党政头目

..... 华春阳 (89)

日伪时期蚌埠傀儡政权更迭情况·····	戚禄 (96)
沦陷时期的蚌埠特警组织	
·····	吴仲伦 朱连魁口述 敬勇整理 (101)
日本飞机四次滥炸五河目击记	
·····	童道三 (106)
敌伪时期蚌埠的体育简况	
·····	刘相口述 袁泉整理 (108)
沦陷期怀远见闻·····	陈雁峰 宋墨农 (111)
芦沟桥事变后蚌埠见闻·····	刘宝华 (118)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溜镇·····	葛士静 (124)
日寇侵陷蚌埠的暴行·····	边寿春 (127)
血染郑郢村·····	刘庭海 (135)
吕巷之战	
·····	吴仲伦口述 周耀芳整理 (138)
长淮人民抗击日寇的故事·····	罗舜来 (141)
鲁山血泪仇·····	朱邦频 (145)
宋长河事略·····	朱举长 仇建华 (147)
蚌埠沦陷初期的难民及难民区·····	冯淮南 (149)
日伪时期蚌埠典当行业点滴·····	闻鹏 (156)
我在大业运输信托商行	
·····	吴仲伦口述 方芷整理 (159)
蚌埠沦陷时期的洋行、俱乐部和戒吸所	
·····	李正华口述 李明整理 (164)
日伪时期的东亚旅社·····	袁怀仁 (168)
沦陷时期蚌埠的娼妓业和慰安所·····	怀楠 (170)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刘华光口述 郭兆淮整理

抗日战争胜利已整整四十周年了。这部伟大的革命战争的光辉史册，是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共同写成的。在这场革命战争中，我曾经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下，亲身参加过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战斗，那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曾留下我与战友们共同驰骋杀敌的足迹。虽然往事已经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但那时的艰难困苦的斗争生活、与我人民群众的血肉感情以及与日伪敌人顽强作战的激烈战斗场面，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在我记忆的荧屏上消失。特别是在抗战岁月里与三营战友们在淮北路东战场同甘共苦、转战杀敌的日日夜夜，更使我至今久久难忘。

挺进路西与安子口战斗

那是一九四四年秋天，浦津路西有不少的国民党军队驻守，不久便撤出了这个地区。我军趁机占领了津浦铁路以西的这片“真空”地带。四师主力接受上级任务，即占领路西，进一步扩大抗日革命根据地。

那时我在四师下属的“四五灵凤独立团”任三营营长，当时我们接受的新的任务就是从路东战场跨过津浦铁路挺进

怀远以北,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要去路西的有独立团王世仁团长带领的警卫连,加上我们三营全体干部战士共有六七百人。那时津浦铁路的两侧都由敌人修了护路沟,在每个道口附近都有敌人的碉堡,车站有日寇把守,外围有伪军封锁。从路东到路西计算起来只不过仅有两寻之遥,但由于敌人设置的重重障碍,要想顺利地通过这支六七百人的队伍并非是件易事。由于我军敌工部事前的敌工工作做得比较好,在不少的碉堡里都有我们打进去的人,还有的是事先同我们谈妥,答应放我们过路的。在一天晚上,我们选择了位于磨盘张和新马桥之间的一个道口,在漆黑的夜里顺利地穿过了津浦铁路,行进了二三里路后,敌人碉堡里空放了几枪,以蒙骗日寇。

到了路西,我们在怀远以北开辟了“宿怀蒙”根据地。在那里,一方面要和日本鬼子周旋,一方面还要跟国民党的党棍、汉奸、流亡的区乡政府等抗日的敌对势力和反共势力较量。在那没几天,我们就摸掉了一个国民党流亡的区乡政府,给敌人以很大打击,为开辟和建立根据地扫除了一个障碍。一九四五年初,我们得知在河神庙(现怀远东北方向)驻有敌人一个连,拥有三挺机枪,我们决定要拿掉敌人的这个据点。为了袭击这股敌人,我们在行动前作了侦察,摸清了河神庙敌人的住处和兵力情况,决定抓住敌人的疏忽之机,一举歼灭。袭击开始那天,也是在一个夜晚,一连几天的大雪,天地银装素裹,皑皑一片,沟路也难以分辨。我们找来了老百姓带路,在队伍行进离河神庙还有两里路的时候,带队的向导也迷失了方向,我们就找寻北极星的位置来辨别南北,便很快摸到了河神庙,按照事先部署,团团将敌人

围了起来。还都在睡梦中的敌人来不及反应过来，我们就消灭了敌人的这个连，除几个当官的在混乱中逃跑之外，其余的全部被我们歼灭，缴获了敌人的三挺机枪。这次战斗的胜利，再一次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调动了人民群众与日伪奋勇斗争的高涨情绪，也扩大了我们的独立团三营在路西一带的影响。后来，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河溜、怀远、一直到北固城。在这时，我们得到了敬爱的彭雪枫师长不幸牺牲的噩耗，开始是传达到营，后来才向全体人员传达，全体干部战士无比悲痛，从而也大大激发了同志们以实际行动为彭师长报仇的决心和力量。在当时的战斗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盘踞在路东临淮和五河的日伪敌军加剧了对我淮北根据地的大肆进攻和抢掠，进而企图在三铺、二铺、宋圩子建立据点，妄想蚕食我抗日革命根据地。敌人曾公开叫嚣要吃掉我军的新五连，加之我军队伍的内部又出了叛徒，路东区的形势陡然变得严峻起来。由于我们三营在路东一带打仗很有影响，敌人比较害怕，特别是这些有过较量的敌人常常闻之发怵。在这种情况下，区乡政府多次向泗五灵凤县委反映，县委又分别向分区和师部请求，立即调回三营，以打退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我革命根据地。遵照师部命令，我们不得不奉令撤出紧张战斗了近三个月的路西抗日根据地，按照挺进路西走过的路线，顺利返回路东，那时已至年关前夕。腊月廿六日夜，由我率部从路西启程，拂晓前到达了津浦路以东的王庄，因为这里是我军经常活动的地区，所以我们便放心地在这里休息了一天，廿七号晚上到达了安子口。这是路东区大路上的一个圩子，是位于园宅集到临淮关之间的一个集镇，距离五河县有80多里路，这是我军开展抗日斗争的根

据地之一。到达安子口后，我们将全营所属的七、八、九三个连相距拉开，分别相隔一里多路，三个连的位置正好是三角形状，然后就地宿营，这样既利于安全，又利于应急应变。

夜里，区政府区长李品立送来情报，说是临淮关的伪军已在昨日黄昏过河，方向不明，这里离临淮关有五六十华里。约近拂晓时，站在树上的岗哨便发现了大路上走过来的长长的队伍，人数很多。天越来越亮时，才看清了前边正是那些从园宅集抢掠归来的临淮关的伪军，约有一百五六十人。这些伪军有的牵着牛，有的赶着羊，有的扛着包袱，提着鸡鸭，一个个绑腿里、口袋里都塞得满满的，而跟着后边哭喊着的，是追赶上来向敌人索要被抢东西的老百姓。这个伪军队伍是敌军团长芦桂林所属的一支精锐部队，经常在我路东抢掠百姓、侵吞民财，搅得这一带群众终无宁日，鸡犬难宁。园宅集是紧靠浍河边上的一个“水旱码头”，交通便利，是路东区南北物资的集散地，又是个重要的商业门户，这伙敌人早已就对这里经济和物资的丰富而垂涎三尺。眼下快到年关，他们又从临淮关倾巢出动，由一个战斗连长和一个便衣队长带路，到园宅集大肆抢劫财物好回家过年。看到这伙恶贯满盈的敌人，战士们一个个怒火填胸，已经炸好的油条、做好的豆浆还没有来得及沾嘴，大家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准备。敌人没有发觉我们，仍然在园临公路上由北向南摇摇晃晃走来，在距离我们还有百把米远的时候，只听到我们的一声冲锋号响，七连、八连的战士们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当时就死伤了几十人。这时敌人一个个惊慌地跳进已被破坏掉的公路面上凹下去的弯弯曲曲的蛇形交通沟，并

顺着这条沟窜到附近的一个只有两、三人的小庄子里，抢占了一个老百姓家的小院为据点，与我们对抗。我立即带领战士们紧紧追赶，将敌人围了起来，向敌人躲进的院房屋脊上投了两颗手榴弹，后来我们在院子外边向敌人大声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声，震荡在这个村庄的上空，开始敌人还仍想顽抗，不愿交枪投降，接着我们继续大声喊话威吓他们：“如果再不出来，就放火烧掉房子！”说着一个战士就把柴禾点着了。看到这个情景，躲在屋院里的敌人害怕了，他们果然把院门打开，纷纷把枪甩了出来。这时，我们七连的一个班长抢先冲了上去，准备收拾俘虏，不料被敌群中的黑枪子弹打中光荣牺牲。这场战斗，我们共俘虏敌人一百三十多人（其中有两个是叛徒），打死打伤三十多人，缴获了三挺捷克式机枪，一百多支步枪，二十多支短枪，一百六十多个敌人无一漏网。在清理俘虏时，愤怒至极的战士和在场百姓用手榴弹朝敌人的头上砸，用棍棒敲，其中有个叫张祥兴的被人们当场打死。我们找到了大部分被敌人抢来的财物，还给了园宅集追赶而来的群众。战斗胜利后，老百姓杀猪宰羊特地来慰问我们，旅、团部的领导也表扬了我们。

安子口一仗，是在我们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靠当地群众的支持和配合打出的一个漂亮的“遭遇战”，体现了我军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实现军民团结和官兵一致的强大力量，这也是我们整个三营的骄傲。“安子口”战斗后，盘踞在临淮关、五河的敌人，真正尝到了共产党军队的“厉害”，再也不敢耀武扬威了，便龟缩在蚌埠、长淮卫、临淮、五河等

地，不敢再出来骚扰，使我路东革命根据地得以有一段时期的安宁和平静，促进了路东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安子口”战斗在腊月二十八上午结束后，我们又获悉离这里十华里远的宋圩子还有由敌营长于国林带着的一部分残守的敌人，仍是伪军芦桂林的队伍，当时我们的胆子就更大了，干部战士个个磨拳擦掌，决心再战。在我们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后，便派了一个排去后方遣送“安子口”的俘虏，然后由主动请战的我三营九连和二营六连组成先头部队疾速向宋圩进发，由三营的七连、八连随后在宋圩南侧接应。部队出发时，正是雪雨交加，气候十分恶劣，对我方组织进攻带来很大困难，加之干部战士们求胜心切（他们在出发前都纷纷写了血书，誓死全歼敌人），从正面进攻的时机掌握的欠妥，未能及时地与我营赶到宋圩南和西南进行佯攻的七连、八连及时地配合，没有能够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致使我营九连连长王金亮和二营六连的指导员都在战斗中牺牲。由于主攻部队在关键时刻失去了两位主要指挥人员，迫使我方不得不决定撤退。宋圩的敌人趁着天寒地滑连夜丢下东西逃跑了。

在此之后，我们三营便开进了宋圩以北的孙圩子，继续进行开辟和巩固路东根据地的斗争。不两天就过年了，战士们编排了很多的文娱节目，又拉又唱，老百姓也给我们送来了许多过年的慰问品。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深深怀念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更加感受到胜利的来之不易。

截击日寇运粮船

位于淮河岸边的五河县，土地肥沃，平原广阔，又有大小五条河流汇集这里，自然条件优越，是淮北地区重要的产粮区之一。日寇为了维持对我中华民族的侵犯，实行所谓“以华养华”，反动政策，即在中国的土地上，用中国的衣食来养活日本人自己。因此，每到秋收季节，日寇都要从五河县抢走大量黄豆，给我当地百姓的生活，给我抗日战争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发展，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困难。每到秋收季节，“保卫粮食，保卫秋收”，便成为我军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九四三年秋天，五河县的黄豆又是大丰收，敌人趁机进行大肆抢劫，并不断地将黄豆转运到日寇的各占领区。十月的一天上午，我们三营执行活动任务来到了淮河岸边的汤家渡口，忽然发现在淮河水面上有敌人的两艘橡皮艇并拖着一条很大的拖篷，装满了约有五万斤成麻袋的黄豆，由五河方向开来并向蚌埠方向驶去，每艘汽艇上都有敌人的武装保护。我们断定这肯定是敌人抢了我们根据地的物资。我们先用机枪封锁了这两条橡皮船，敌人立刻砍断船上的缆绳，将拖船丢下后，仓惶地向蚌埠方向逃窜，向那里的敌人报警去了。丢下的那支拖船也是日寇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船工们用篙头将拖船向我们这个方向撑来，我们一看果然是敌人抢来的满船黄豆，两个连的战士立即行动，搬的搬，扛的扛，将黄豆全部卸到了岸上，然后动员附近村庄的百姓，用几十辆的牛车迅速地将黄豆转移到八里路以外的我三铺根据地，顺

利地将这批粮食收回到我们自己手中。当时，船上还有敌人抢来的近二十箱香烟，还有敌人军官和太太们用的成箱衣物（后来变成我们搞文艺的道具）。

接近中午时，从蚌埠方向开来了十艘汽艇，全是日本鬼子，他们一上岸就找粮食，结果老百姓已跑散了，粮食也运走了，部队也早已撤走不知所向，敌人完全扑了个空。这次截击战斗，在当时影响也很大，对日寇也是个大的打击。我们也就此发了点小“洋财”，上级批准给我们在这批粮食中提奖，大家可以经常吃到了可口的豆浆，改善了我们部队的生活。

攻占大王庙的战斗

临淮关对岸的大王庙是这一带日伪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是盘踞在南岸临淮关的伪军和距北三里之外的马滩日寇经常出入的重要门户。因此，要有效地钳制淮河南岸的敌人活动，巩固和扩大我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拔掉敌人的这个据点。

驻在大王庙的敌人共有一个连，近一百人，连长是一个叫“马傻子”的，是属伪军团长芦桂林部下的一个警卫连。他们白天龟缩在大王庙里，晚上便出去活动，他们装备并不是很强，没有机枪，只有几十支步枪，在我们初步掌握了庙里敌人的情况后，决定趁敌人不备袭击敌人的这个连。

四三年除夕，下了一场大雪，我带领了一个连的战士，从三铺北的一个村庄出发，步行三十里路后，赶到了大王庙。当我们冲进庙里时，结果扑了个空，仅捉到了一个

脱光了衣服正在睡觉的老和尚。经过审问，才知道敌人已在天黑后离开这里走了，现正在离这里三里路远的一个叫“梅家园”的菜市上，全部住在伪保长新盖的一个四裹头的居院里。我们当即找来了向导，转而向梅家园进发，很快找到了这个伪保长的住处。当时正值除夕午夜时分，满街辟里叭拉接天的鞭炮声盖住了村庄上传来的狗叫声，使得敌人没有任何察觉。我们来到伪保长家的门口，一枪打的吓跑了门口值勤的岗哨，随后便迅速地包围了这个院落。敌人都正在三五成群地赌钱、打麻将，我们向院子里边投进了一颗手榴弹，敌人都被吓呆了，在院子里哇哇乱叫，我们便向他们大声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开始，敌人还不理会，躲在院子里不出来，后来我们把柴禾点着火，大声吓唬他们：“如果再不出来，我们就烧掉房子！”这时敌人害怕了，他们纷纷把枪从院子里丢了出来，我们便进去一举将这个连的敌人全部俘获。这时，河南岸的敌人开始向这边打枪，马滩的日本鬼子也用探照灯扫来扫去，并用重机枪向对岸扫射。敌人此时也只能是隔岸观火，虚张点声势罢了。在子夜时分，我们便带着俘虏迅速地撤离了梅家园。

大王庙的据点被我拔除后，堵塞了这一带敌人南北出入的北岸大门，使龟缩在淮河南岸的临淮、马滩的伪军和日寇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对我进一步开辟和扩大浍南、淮北根据地以及在四三年春天我军开始的对日寇的“反扫荡”，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不久，在四师主办的《拂晓报》上，刊登了我们三营这场袭取敌人大王庙据点的战斗。

张家沟口的激战

一九四四年春，我们三营奉命活动在五河新集以西的沈家台子一带。离这里仅有几里之隔的新集子便是敌人活动的地区。张家沟口是进出新集子敌占区的必经要冲，这里南临淮河、北接浍河，使这里只能有条狭窄的通道可以通过，这里早已由敌人占领。所以，我们若进入张家沟口的里边，只能沿着淮堤向东，通过干涸的赤龙涧穿入，地形对我们十分不利。张家沟口里边的圩子，驻有敌人的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在四周都筑了碉堡，敌大队长余乃春是这里群众的死对头，他经常带着这里的伪军对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老百姓深受其害，群众对他切齿痛恨。因此，当地群众愤怒地给他们兄弟三人（均担任伪职）分别起的绰号为“大炮冲”、“二炮冲”、“三砍头的”，余乃春是排行老二，群众都骂他是“二炮冲”。

一天上午吃早饭后，我带领了两个排的战士沿淮堤出发，悄悄地摸进了张家沟口里边的圩子，主要是进行武装侦察。我们过了沟口不到一里路的样子，被敌人发现了，敌人便倾巢出动，企图卡住沟口消灭我们。于是敌人便向两边移动，从后边来包抄我们，妄想抢先占领沟口，把我们统统装进他们的“口袋”。我们立即识破了敌人的这个意图，便一边打一边撤，以最先抢占沟口，获取主动，并立即派人回去报信通知部队增援。在双方都欲想抢占沟口的情况下，我们抢先用机枪封锁了沟口，一方面阻止敌人抢占，一方面争取时间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不多久，我们的增援部队赶到

了，并抢先占领了沟口，用机枪向两翼包抄而来的敌人扫射，敌人死伤不少，在我猛烈进攻下，敌人不得不狼狈逃窜。那个罪恶累累的“二炮冲”余乃春也在枪击中被打成重伤，即后不久就死掉了，为这里的老百姓除了一害，使群众人心大快，都说这个“二炮冲犯了地名，鱼（余）到了干沟口，该死了！”

费圩子侦察脱险记

一九四四年的夏天，我们驻扎在郎家湖，这里是我淮北根据地的边区。当时，为了摸清盘踞在临淮和五河敌人在这一带的出动情况和活动规律，切实掌握敌人近期的活动情报，准备打敌人的一次埋伏，以狠狠袭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在一天上午，我带了十几名便衣，带着驳壳枪和手榴弹。（因为天热衣单，这些东西只好放在菜篮子里），来到了距离郎家湖十华里的费圩子，隐蔽在我的一个亲戚叫费贵轩（是个地主）的家里。天快中午时，我们已出去活动的十几名侦察员还没回来，我和另外的两名警卫员在家中等待。正在这时，费贵轩的大儿子慌忙地跑进来报告：“表叔，坏了！伪军来了一个连，连长在我家里廊檐台上坐着呢，伪兵们都在离这里不远的水利工地上监工打坝子来”，我顿时感到突然，就问他“来了几个”，他说“两个，有一个是警卫”。我开始想干脆把这两个人干掉就走，后来费的大儿子提醒我说“这样不行，他们的人离得太近”。眼下敌人连长和我同在一个人的家里，如果敌人在午饭时全部回来，那就更麻烦了。我当即决定，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费的大儿子便跟我说

“那边的人都已经坐好，马上就要吃饭了”。根据这种情况，我又犹豫起来，如果离开这里，出去活动的同志还没回来，这样会给他们造成危险。值此，我考虑决定，还是暂且等一会，并吩咐费的大儿子立即骑马去郎家湖报信。约有十几分钟后，我们的同志还没回来，外边也没有动静。此时我便决定马上就走，于是，我们三个人便从正在吃着饭的敌连长的背后神情自若地走了过去。敌连长也很机警，马上对我们警觉起来，随后就向正陪着他吃饭的费贵轩说：“这三个人我看是新四军”，费立刻打发说：“不是的，是我的亲戚到这来买菜的”。在我们刚离开费家不远，我们的接应部队跑步赶到了，在坝子上的伪兵见我们来了部队，便顾不上吃饭饿着肚子向五河方向逃跑了。我们随后紧紧追赶了一阵子，直把他们撵得很远，我们才撤回来。待我们回来寻找那个敌连长时，他已趁机逃跑了。自此后，费圩子得到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消灭恶匪“小马子”

那时在沫河口龙王庙一带，有个外号叫“小马子”的，是个远近闻名的土匪。在这里，他经常拦路抢劫，持枪敲诈，不仅晚上抢、白天也抢，经常有人在这里被杀、被抢，搞得人心惶惶，走乡串里的商客都不敢从这里路过。由于“小马子”拥有几十条枪，又有家丁助威，户头大，人数多，经常与其儿子一起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尽管群众都对他恨之发指，然而却无人敢骂。四三年初春季节，“小马子”为了大肆勒索钱财，将龙王庙的一个姓李的地主家的两个孩

子绑架走了（过去又叫“架肥羊”），一个小孩两岁，另一个是三岁。两个孩子被抢走后，受害的李家当即向我政府报案。在查寻两个孩子下落的过程中，因为“小马子”亲属内部闹矛盾，由一个家丁向我政府告密，说两个孩子被藏入“小马子”家中的地窖。当时我们驻在离这里二里路的邓家庙，为了取得部队的支持，给群众除害，由区政府区长蒋汉卿同志到那里与我们联系，请求我们部队以武装介入，查获此案。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们做了认真的分析，对付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土匪，不宜采取强攻的办法，而最好是智取，否则就会付出很大代价。为了不致于让“小马子”窥测出我们的用意，我们在每次与他接触时，都使得他感到十分“融洽”，并以“好言”相劝，劝他过来干，好送一些地方让他管，或将来一定封个什么官，等等。他每次来，我们都必须进行一次细心的观察，身上是否带枪。由于这个恶匪作恶成性，短枪始终携带在身，使我们难以找到下手的机会。有一次，我们终于发现他身上没有带枪来，就当即将他扣了，并且郑重地向他宣布：“你现在已经是个案犯了。”将“小马子”扣起来后，我们用全营兵力包围了整个龙王庙，挨家挨户进行搜查，结果搜到深夜也没搜到，原来提供的地窖里也没有，是“小马子”将人转移了。后来我们抓来了“小马子”的儿媳妇，经过审讯，她终于供出，“小马子”已将两个孩子放在一个很深的巷道里了，外边用很多高粱秸堵起来，将两孩子藏在最里边，又用布将孩子的嘴堵起来，令人难以发现。当我们找到这个巷道时，其中一个两岁的孩子已被活活堵死了，那个三岁的孩子（叫李时模）被我们救了出来。

此后，我们将那些跟着“小马子”干坏事的人大都抓了

起来，将土匪的枪支全部缴获，其中有四五个罪恶大的被押送到县里逮了起来，“小马子”被我政府枪毙了，为龙王庙的人民除掉了一个大害，群众人心大快，开始有了安定感，对我们开辟和扩大淮北市的革命根据地意义十分重大。

三攻新集子的战斗

位距五河县三十里路的新集子，是盘踞在五河县大本营的日伪敌人的一个最大的外围据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敌人始终严密地控制这个据点，主要是力图使自己获得淮河以北、赤龙涧以东、浍河以南的广阔肥沃地区，加强对这一带地区的控制和占领。五河县的日伪敌人就曾经利用这块地盘，对我大肆进行骚扰，对我群众进行野蛮的烧杀和抢掠。在这个大圩子里，敌人有碉堡，有濠沟，有密密的铁丝网，日本人也常来此地，并以精兵把守。

第一次攻打新集，是在四二年的秋天。那时泗五灵凤县刚刚开辟，是淮北最大的县。当时我们还是三营的前身——“泗五灵凤县总队淮浍大队”，我任大队长，至是年底改为“四师十一旅独立团三营”，才为正规部队。这次进攻，我们主要是配合作战，担任主攻的是四师三十二团下属的一个营，他们用炮火摧毁了新集敌人的碉堡和阵地，俘虏了敌人一百多人。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阻截敌人可能增援上来的部队，并截断敌人的通路。由于敌人屈于我军的强大攻势，我们便顺利地拿下了这个据点。

第二次是在四四年初，我们采取的是内外会应的战术。在攻打前，我们进行了化妆侦察，弄清了敌人的碉堡、掩体

和兵力分布情况，然后由我敌工部派人打进了敌人内部。在一天夜里，我们选择了一个突破口，向新集据点发起进攻，由于我埋伏在敌人内部的敌工人员的有力配合，使我们在拂晓前就结束了战斗。据点被拔掉后，敌人仍不甘心，白天来重挖工事，我们便在晚上出来将它平掉，老百姓也纷纷跑来支援我们，敌人的工事挖了填，填了挖，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最后还是由日本鬼子出来帮助才建成的。在这段时间，我们又曾与敌人进行了好几次较量，打了好几次仗。有一次的夜间，日本鬼子突然堵住了张家沟口，使我们在圩子里无法撤出，在激战中，我们的一个排长不幸牺牲，还牺牲了三名战士，我们也打死了两名日寇。

第三次是在日寇向我全面投降后。由于日寇的投降，新集的伪军彻底失掉了支柱，宛如泥胎散架。四五年的八月份，在我全营干部战士的大举进攻下，敌人如丧家之犬，我们没费多大的力气，就再一次端下了这个据点，俘虏了全部的敌人。新集子便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手中。那时因为我正在苏皖边区党委举办的轮训队学习，没能够参加这次战斗。

日本投降后，我们部队的编制有了很大变化。在攻打五河时，我们的番号改为“独二团三营”，由一营营长李成东接替我担任三营营长，我在轮训队结束了半年的学习后，不久我就被调到了县总队并担任了总队参谋长，告别了与我朝夕相处，同生死、共患难且情同手足的三营战友。

广袤的淮北大地，是历史的最好见证。昔日是血与火的战场；今日是欢与乐的家园，建设这块土地，是对长眠这块土地下的我三营战友的最好祭奠。